

人間佛教與台灣社會：以社區為道場，以服務為修行

■張維安／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教授

慈濟功德會最具社會意義的部分在於「做功德」，是以社區為道場，不再以寺廟為中心，以社區服務的行動取代了在寺廟中念經，故而其發展能迅速壯大，深獲民心。

許多人認為，現代社會已經不再依賴宗教作為社會控制的工具，世俗性的道德教育，取代了宗教教育，而成為重要的社會建制設計。但是實際上，宗教教義真的被取代了嗎？宗教已經退隱了嗎？以人間佛教來看，是更走進了人們的生活世界，更貼近了日常生活。本文以人間佛教慈濟功德會在台灣的現象，指出宗教在當代社會的重要性。

從「以社區為道場，以服務為修行」的觀點來看，做義工或者慈濟人所謂的做慈濟，是一種重要的儀式。「做慈濟」基本上就是以社區為道場的宗教修行儀式，這種「非寺廟中心」的人間佛教，在社區裡做環保、在醫院裡做義工，在馬路邊勸募善款，到災區去賑災，無處不可修行。例如，在慈濟醫院做義工，「對所有慈濟人來說，慈濟醫院乃是一座及極具特殊意義的場域，…它的物質基礎就是社會大眾合力建院，理念方面，則直接起源於自創建者的人間佛教理念。慈濟人對於慈濟醫院強烈的認同及歸屬感，主要體現在他們絡繹

不絕的返院參觀、就診及從事志願服務工作的三項社會行動上，其中又以志工為典型的行動類型」。

對這些慈濟人而言，醫院本身就是針對社會病苦大眾，最能表達佛教慈悲濟世的精神，還兼具慈善救助、社會教育和傳遞慈濟文化的功能。但最重要的是在這裡可以看到種種生老病死，醫院就是一座縮小的婆婆世界，也是修行的重要道場。在醫院裡「做慈濟」，就是以醫院為道場的修行儀式，其他社區性的服務，則是以社區為道場的修行儀式。

通過這些修行儀式，慈濟人體現了宗教的理想，也將自己重新結合到一個更大的團體之中，個人的功德和公義的概念並不相違背。

慈濟的國際賑災是以國際社區做為修行儀式的場所，跨越國界，跨越族群，走入國際社會，從台灣的慈濟邁向世界的慈濟。慈濟的海外救援，從賑濟中國大陸開始，走向了國際，使慈濟人的修行與功德多了一個道場，從美國、加拿大、南美洲，到日本東南亞和非洲，因

不同的理由和不同的需要，慈濟人的愛幾乎遍布全球（趙賢明，1999：67-186）。通過這些國際賑災的活動，慈濟人彼此更加的凝聚，全球慈濟人藉由國際賑災這個道場，更加凝聚成一個神聖的社區。

神聖的特質正是因為和日常生活分隔開來才有可能。這方面九二一地震之後，宗教團體尤其是慈濟功德會的表現，再次展現出人間佛教入世、以人為中心、做、非寺廟中心（社區中心）的特色，也說明了災區作為一個修行的道場，賑災作為一種宗教修行儀式的現象。以慈濟投入災後重建為例，它們在神聖的氣氛之中犧牲、奉獻，感受與體現宗教的理念，另一方面慈濟人在災後的重建中，也做了一個很好的宗教教育，尤其是以義工、付出的方式進行。如果發給工資，那將沒有那種神聖感（這個和政府的活動有明顯的不同）；另一方面，這些人在災區，聽到的和看到的，均非一般的日常生活，許多人生活在帳篷裡面。都是在extra-ordinary的範疇之中，在這情形之下，更容易培養宗教的氣氛。宗教教育和社區服務的結合，這是最理想的一種形式。

《慈濟道侶》（332期，第6版）在〈汗水風沙中，有你有我〉一文裡對於賑災的活動作了這樣的報導：

「一位替木頭上漆的義工，等了三梯次才輪到這個工作」。

「有人離開家裡到大愛村工作一個月才回家一次」。

「南投大愛一村總工程師，謝雷諾，旅美十八載，聽聞台灣大地震，淚流滿面，毅然在災後第三天直奔台灣，從9月

28日晝下工地第一條施工線開始，三十六天不曾離开工地，二十七天完成了一百多戶大愛屋」。

「最重要的是這些人原本不一定相識，他們因為一起工作，一起生活，陌生感消失了，還培養出共同的感情」。

在這裡我們看到和其他慈濟活動相似之處，把在災區的工作當作是一種宗教修行的儀式，通過這些儀式，神聖感於焉誕生，尤其是這些人多數是離開家庭，離開日常生活，進入另外一個生活空間，有另外一種體驗，而這樣的工作與貢獻的機會，還需要排隊才能獲得。相信慈濟功德會因為這次的活動，增加了許多死忠的信徒。

「做」是最重要的儀式心態，「我們明心見性，真正覺悟到人生無常，國土危脆，進而把握時間，做就對了——不管會不會、專不專業，只要有心，沒有做不成的事」。從這裡可以看到證嚴法師入世，改變現世，不相信宿命的態度。用「做」來面對、改變現世的態度明白而清楚。尤其是這種「做」的實踐，並非等到專業學習之後再來做，而是在做的過程中學習，有人說「我什麼都不會，所以我什麼都做」。事實上也不能說慈濟人裡面沒有專業的人員，例如南投大愛屋的興建中，一位開建設公司的慈濟人就說，「從來沒有在任何一个工地，同時出現這麼多工程師。」那天集集工地出現了二十多個工程師。

總而言之，參加慈濟的活動，不只是金錢上的付出，時間上、專業上的付出比以前更多。人們之所以願意來付出，也許和所謂的「功德」有關。或許可以說「功德」正是人們參加慈濟功德會、

做慈濟的主要媒介。根據林本炫的研究，進入一個宗教信仰和人際網絡以及宗教外圍活動作為一個媒介有重要的關係，例如打禪七、練氣功、治病…這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觀察。對慈濟來說，賑濟社會、服務社區、當志工、推廣資源回收、勸募善款、「做慈濟，做功德」

就是進入慈濟的最好媒介。慈濟功德會和傳統的佛教，在做功德方面有不同的詮釋，基本上慈濟功德會以社區為道場，不再以寺廟為中心；以社區服務的行動取代了在寺廟中的念經。這是最具有社會意義的地方。◎